

目录

○ 西施	1
○ 昭君	8
○ 张贵妃 孔贵嫔	16
○ 卫芳华	21
○ 花丽春	28
○ 郑婉娥	32
○ 越王女	43
○ 李阳冰女	43
○ 薛涛	44

○ 刘府君妻	74
○ 吕使君娘子	76
○ 钱履道	78
○ 玉姨女甥	80
○ 长孙绍祖	83
○ 皇尚书女	84
○ 赵通判女	87
○ 邵太尉女	89
○ 桃园女鬼	91
○ 翠薇	96
○ 某枢密使女	99
○ 林知县女	102
○ 符丽卿	103
○ 任氏妻	110

○ 县尉妻	113
○ 刘照妇	114
○ 张氏子遇女	115
○ 崔少府女	117
○ 崔女郎	119
○ 窦玉	132
○ 秦女大圣	137
○ 隋县主	138
○ 张云容	150
○ 李陶	155
○ 南楼美人	157
○ 城西处子	159
○ 韩宗武	160
○ 小水人	162

○ 西施

刘导，字仁成，沛国人，好学笃志，专勤经籍。慕晋关康，曾隐京口，与同志李士烟同宴。于时春江初霁，共叹金陵，皆伤兴废。俄闻松下有数女子笑声，乃见一青衣女童，立导之前，曰：“馆娃宫归路经此，闻君志道高闲，欲冀少留，愿从顾盼。”语讫，二女至，容质甚异，皆如仙者。衣红紫绢縠，馨香袭人，俱年二十馀。导与士烟，不觉起拜。谓曰：“人间下俗，何降神仙？”二女相视而笑，曰：“又尔轻言，愿从容以陈幽怪。”导揖就席，谓曰：“尘浊酒，不可以进。”二女笑曰：“既来叙会，

敢不同觴。”衣红绢者，西施也。谓导曰：“适自广陵渡江而至，殆不能堪，深愿思饮。”衣素绢者，夷光也。谓导曰：“同宫姊妹，久旷深幽，与妾此行，盖为君子。”导谓夷光曰：“夫人之姊，固为导匹。”乃指士烟曰：“此夫人之偶也。”夷光大笑，而熟视之。西施曰：“李郎风仪，亦足闲畅。”夷光曰：“阿妇夫容貌岂得动人。”合座喧笑，俱起就寝。临晓请去，尚未天明。西施谓导曰：“妾本浣纱之女，吴王之姬，君固知之矣。为越所迁，妾落他人之手。吴王歿后，复居故国。今吴王已薨，不作妾等。夷光是越王之姬，越昔贡吴王者。妾与夷光相爱，坐则同席，出则同车。今者之行，实因缘会。”言讫惘然。导与士烟，深相感恨。闻京口晓钟，各执手曰：“后会无期。”西施以宝钿一只留与导，夷光亦拆裙珠一双赠士烟。言讫，共乘宝车，去如风雨，音犹在耳，顷刻无迹。

时梁武帝天监十一年七月也。出《穷怪录》。

唐人小说载：王轩游西小江，泊舟苧萝川，感国色埋尘，怆然题诗于西施石曰：

“岭上千峰秀，江边细草春。今逢浣纱石，不见浣纱人。”

俄见一女子，振璫珰，扶石笋，低徊而谢曰：

“妾是吴宫还越国，素衣千载无人识。当时心比金石坚，今日与君坚不得。”

遂与轩嬲好。复有恨别之辞。后萧山郭凝

素闻而慕之，亦往浣纱溪口，题诗于石，夜宿其旁，以伺灵会。既寐，则众鬼掷瓦砾，素惊而起。闻者莫不嗤笑。进士朱泽作诗嘲之云：

“三春桃李本无言，苦被伤残鸟雀喧。借问东邻效西子，何如郭素学王轩。”

或言王轩乃吴王后身也，则安知刘导又非王轩之后身乎？又《艳异编》载莲塘美姬事，玩其歌词，亦似西子。此则邪鬼假托，未必真也。政和改元，七月之望，士人杨彦采，陆升之，载酒出游莲塘，舟回日夕，夜泊横桥下。月色明霁，酒各半醒。闻邻船有琵琶声，意其歌姬舟也，蹑而窥之。见灯下一姬，自弄弦索。二人径往见之，询其所由。答曰：“妾大都乐籍供奉女也。从人来游江南，值彼往云间收布，妾独处此候之，尚未回也。”二人命取舟中餽

馀，肴核，就灯下同酌。姬举止闲雅，姿色媚丽。二人情动于中，稍挑谑之。姬亦不以为嫌。求其歌以侑觞，则曰：“妾近夕冒风，咽喉失音，不能奉命。”二人强之，乃曰：“近日游访西子陈迹，得古歌数首，敢奉清尘，不诤为荷。”凡一歌，侑饮一觞。歌曰：

“风动荷花水殿香，姑苏台上宴吴王。西施醉舞娇无力，笑倚东窗白玉床。”

再歌曰：

“吴王旧国水烟空，香径无人兰叶红。春色似怜歌舞地，年年先发馆娃宫。”

又曰：

“馆娃宫外似苏台，郁郁芊芊草不开。无风自偃君知否，西子裙裾拂过来。”

又曰：

“半夜娃宫作战场，血腥犹杂宴时香。西施不及烧残烛，犹为君王泣数行。”

又曰：

“春入长洲草又生，鸂鶒飞起少人行。年深不辨娃宫处，夜夜苏台空月明。”

又曰：

“几多云树倚青冥，越焰烧来一片平。此地最应沾恨血，至今青草不匀生。”

又曰：

“旧苑荒台杨柳新，菱歌清唱不胜春。只今惟有西江月，曾照吴王宫里人。”

彦采曰：“歌韵悠柔，含悲耸怆，固云美矣。第西施乃亡人家国，妖艳之流，不足道也。愿更他曲，以涤尘抱，何幸如之！”姬更歌曰：

“家国兴亡来有以，吴人何苦怨西施？西施若解亡吴国，越国亡来又是谁？”

彦采曰：“此言固是，然皆古人陈言，素所厌闻者。大都才人，四山五岳，精灵间气之所聚会，有何新声，倾耳一听。”又歌曰：

“家是红萝亭上仙，谪来尘世已多年。君心既逐东流水，却把无缘当有缘。”

歌竟，掀篷揽衣跃入水中。彦采大惊，汗背而觉，一梦境也。寻升之共话，醉眠脚后，不能寝也。翌日，事传吴下。

○昭君

牛僧孺《周秦行记》云：余真元中，举进士落第，归宛叶间。至伊阙南道鸣皋山下，将宿大安民舍。会暮，不能至。更十馀里，一道甚易。夜月始出。忽闻有异香气，因趋进。行不知近远，见火明，意谓庄家。更前驱，至一大宅，门庭若富豪家。黄衣阍人曰：“郎君何至？”余答曰：“僧孺，姓牛。应进士落第往

家。本往大安民舍，误道来此。”黄衣入告，少时出曰：“请郎君入。”余问谁氏宅，黄衣曰：“第进，无须问。”入十馀门，至大殿，蔽以珠帘，有朱衣紫衣人百数，立阶陛间，左右唱拜。帘中语曰：“妾汉文帝母薄太后。此是庙，郎不当来，何辱至此？”余曰：“臣家宛下，将归失道，恐死豺虎，敢乞托命。”太后遣轴帘，避席曰：“妾故汉室老母，君唐朝名士，不相君臣。幸希简敬，便上殿来见。”太后着练衣，状貌瑰伟，不甚年高。劳余曰：“行役无苦乎？”召坐，食。顷间，殿内有笑声。太后曰：“今夜风月甚佳，遇有二女伴相寻，况又遇嘉宾，不可不成一会。”呼左右：“屈两娘子出见秀才。”良久，有女二人从中至，从者数百。前立者一人，狭腰长面，多发不妆，衣青衣，仅可二十馀。太后曰：“高祖戚夫人。”余下拜。夫人亦拜。更一人柔肌稳身，貌舒态

逸，光彩射远近，多服花绣，年低于太后。后曰：“此元帝王嬙。”余拜如戚夫人。王嬙复拜。各就坐。坐定，太后使紫衣中贵人曰：“迎杨家潘家来。”久之，空中见五色云下，闻笑语声寢近。太后曰：“杨潘至矣。”忽车音马迹相杂，罗绮焕耀，旁视不给。有二女子从云中下，余起立于侧。见前一人纤腰修眸，容甚丽，衣黄衣，冠玉冠，年三十许。太后曰：“此是唐朝太真妃子。”余即伏谒，拜如臣礼。太真曰：“妾得罪先帝，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数中。设此礼，岂不虚乎？”不敢受，却答拜。更一人，厚肌敏视，小质洁白，齿极卑，被宽博衣。太后曰：“齐潘淑妃。”余拜之如妃子。既而太后命进饌。少时，饌至。芳洁万端，皆不得名字，但欲充腹，不能足食。已更具酒，其器用尽如王者。太后语太真曰：“何久不来相看？”太真谨容对曰：“三郎数幸华清宫，扈从不得至。”

太后又谓潘妃曰：“子亦不来，何也？”潘妃匿笑不禁，不成对。太真视潘妃而对曰：“潘妃向玉奴（太真名）说，懊恼东昏侯疏狂，终日出猎，故不得时谒耳。”太后问余：“今天子为谁？”余对曰：“今皇帝先帝长子。”太真笑曰：“沈婆儿作天子也，大奇！”太后曰：“何如主？”余对曰：“小臣不足以知君德。”太后曰：“然无嫌，但言之。”余曰：“民间传圣武。”太后首肯三四。太后命进酒，加乐，乐妓皆少女子。酒环行数周，乐亦随辍。太后请戚夫人鼓琴，夫人约指以玉环，光照于座，引琴而鼓，声甚怨。太后曰：“牛秀才邂逅逆旅至此，诸娘子又偶相访，今无以尽平生欢。牛秀才固才士，盍各赋诗言志，不亦善乎？”遂各授于笺笔，逡巡，诗成。薄后诗曰：

“月寝花宫得奉君，至今犹愧管夫人。汉

家旧是笙歌处，烟草几经秋复春。”

王嬙诗曰：

“雪里穹庐不见春，汉衣虽旧泪痕新。如今最恨毛延寿，爱把丹青错画人。”

戚夫人诗曰：

“自别汉宫休楚舞，不能妆粉恨君王。无金岂得迎商叟，吕氏何曾畏木强。”

太真诗曰：

“金钗堕地别君王，红泪流珠满御床。云雨马嵬分散后，骊宫不复舞霓裳。”

潘妃诗曰：

“秋月春风几度归，江山犹是汉宫非。东昏旧作莲花地，空想会披金缕衣。”

再三邀余作诗，余不得辞，遂应命作诗曰：

“香风引到大罗天，月地云阶拜洞仙。尽道人间惆怅事，不知今夕是何年。”

别有善笛女子，短发丽服，貌甚美而多媚，潘妃偕来，太后以接坐居之。时令吹笛，往往亦及酒。太后顾而问曰：“识此否？石家绿珠也。潘妃养作妹，故潘妃与俱来。”太后因曰：“绿珠岂能无诗乎？”绿珠乃谢而作诗曰：

“此日人非昔日人，笛声空怨赵王伦。红

残翠碎花楼下，金谷千年更不春。”

辞毕，酒既止。太后曰：“牛秀才远来，今夕谁人为伴？”戚夫人先起，辞曰：“如意长成，固不可，且不宜如此。”潘妃辞曰：“东昏以玉儿身死国除，玉儿不拟负他。”绿珠辞曰：“石卫尉性严忌，今有死，不可及乱。”太后曰：“太真今朝先帝贵妃，不可言其他。”乃顾谓王嬙曰：“昭君始嫁呼韩单于，复为殊索若单于妇，固自困。且苦寒地胡鬼何能为？昭君幸无辞！”昭君不对，低眉羞恨。俄各归休。余为左右送入昭君院。会将旦，侍人告起，昭君垂泣持别。忽闻外有太后命，遂出见太后。太后曰：“此非郎君久留地，宜亟还。”更索酒，酒再行已，戚夫人，潘妃，绿珠皆泣下。竟辞去。太后使朱衣人送往大安，抵西道，旋失使人所在，时始明矣。余就大安里问其里人，里